

大学生就业新探

上海中医药大学新疆籍毕业生热依汗古丽即将返疆,入职当地中医医院 把所学医术带回去,守护乡亲健康

■本报记者 唐闻佳

上周五,梅雨季节的上海,高温叠加高湿,体感闷热难耐。新疆姑娘热依汗古丽·阿卜杜加帕尔一早赶到铁路上海站准备碰运气,很快就买到了7月4日自沪返疆的火车票。

今年,热依汗古丽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本科顺利毕业了。在上海学习中医整整5年,她将带着所学的中医知识与在上海大型医院实习的经历,返回家乡当一名医生。“家乡等着我,家乡需要我。”这名1998年出生的新疆姑娘谈及家乡,充满感情,谈及未来,满是憧憬。

临近毕业,行医反哺家乡的念头愈发强烈

为什么在毕业后返乡?热依汗古丽是做过认真考虑的。热依汗古丽的家乡在新疆于田,父母在村里以务农为主。

“在我的家乡,很多人的健康观念与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人们还是有一些区别。比如,对于预防疾病的观念,包括健康养生知识、技能等都有待提高。”热依汗古丽说得真切,中医学讲究整体观,强调以身心整体观出发,通过整体辨治,达到平衡身心健康的目的,不仅对都市人来说,这需要不断科普,对她的家乡人民来说更是如此。

其实,这名新疆姑娘结缘中医,也有着一段机缘故事。2018年,正在读高三的热依汗古丽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关键时期,那时,五花八门的专业选择一度令她和家人无所适从。“我想学医,以后可以给大伙儿看



大学期间,热依汗古丽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实习。(受访者供图)

病。”当热依汗古丽把这个想法说出后,不仅获得父母的支持,更得到当时村里一位下乡驻村书记的“精准指导”。原来,这名驻村书记曾在上海读本科,得知热依汗古丽希望学医,综合考虑她内敛、沉稳的性格,就推荐她学中医,报考上海中医药大学。

得偿所愿,今年,热依汗古丽顺利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这一读就是5年。

“尽我所学”,尽力发挥中国传统医学光芒

对热依汗古丽来说,中医属于“越读

越喜欢”,临近毕业,她的职业选择更坚定——要成为一名好医生!与此同时,家乡成为她心头最大的牵挂。

随着求职季开启,热依汗古丽在上海求职的同时,积极了解家乡的就业政策,关注医疗岗位招聘要求。为了抓住更多就业机会,她认真关注着学校的招聘会,并积极向对口单位投送了简历,力争不错过任何一次机会。

“多投递简历、多参加面试”是热依汗古丽总结的求职“笨办法”。她还仔细研究面试的关键要素,“面试当天要做到穿着正式得体,简历简明扼要,心理状态

良好”。而在大学期间,为了求职,她也关注各类校园平台上的信息,积极参与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类活动,不断锻炼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家乡的医院和上海的一家民营医院都向她递来邀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热依汗古丽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决定毕业后前往新疆昌吉市吉木萨尔县中医医院工作。

“尽我所学,守护乡亲们健康。”热依汗古丽告诉记者,从考入上海松江一中内地新疆班就学算起,她已在上海学习生活了9年。其间,得益于家乡的很多好政策,她有机会来到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开拓视野、学习本领,故而学成之际,她综合考虑还是决定回报家乡,用所学医术服务家乡人民。

热依汗古丽即将入职的这家中医医院地处北疆,而她的家乡于田则在南疆。这里也包裹着她回乡行医的另一重期待。原来,当地乡民看病,除了西医之外,还有很多人信奉维医学。这是维吾尔族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与疾病不断作斗争而创造出来的医学体系,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她的求职目标——中医医院,选择面较小。“传统医学很多内容是相通的,如何进一步融合、开拓,我或许可以尝试做些什么。”热依汗古丽还决定,今后有机会再考研,给自己充电,尽力把中国传统医学传承好发展好。

“我们县去年通了火车,现在回家的路越来越方便,与大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热依汗古丽欣喜地说,相信城乡间的健康观念也会越来越接近。

知识迭代加速,专业学位教育改革“箭在弦上”

培养速度慢于知识更新,致一些高校培养模式难以造就卓越人才

■本报记者 吴金娇

近年,研究生招生考试中,专业学位招生培养规模正稳步增长。以沪上高校为例,在复旦大学,截至2022年,专业学位在校研究生规模达到18199人,占全校研究生总数的50.47%;在华东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占全校研究生总人数的63%;而上海师范大学的最新统计显示,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达45%。

沪上多所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预计,未来,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还将进一步提高。与之而来的问题是:面对数量庞大的专硕生,学校的培养方案还跟得上吗?

“如今,知识更新的半衰期明显缩短,但研究生的培养周期通常需要七八年。人才培养速度慢于知识更新速度和市场化节奏,这就导致不少高校的培养模式难以造就卓越人才。”同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赵鸿铎的一席话,在学界同行中引发共鸣。

在不少高校,针对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改革,已箭在弦上。

严把“出口端”,部分高校将动态调整院系招生计划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昕介绍,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复旦大学在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已达2245人,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达到15954人,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增速也很快。

就在5月下旬,复旦大学首次就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召开会议,明确将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在未来3年内加以有力推进。

王昕透露,复旦大学正在探索产学研一体化育人新模式,为专业学位教育内涵式发展“立柱架梁”。具体而言,将进一步加强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建设,有序推进专业学位类别自主设置。同时,还将健全对专业学位授权点的评价考核机制,包括动态调整院系年度招生计划。

据悉,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复旦大学今年将同步推进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工作,并设置相关性要求。比如,资格考试每批次不通过率不低于10%;同时,将规范中期考核组织实施,学位课程绩点要求也将有基础进一步提高。

力推校企合作,学科交叉复合成改革重点抓手

将推进学科交叉、提升专业学位复合型创新性应用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这一点在高校界已达成共识。

以卓越工程师培养为例,多位专家认为,“既要是科学家,也要是工程师”,同时还可能成为工作岗位上的管理人员。对标这一目标,在卓越工程师的成长路径中,一定需要一段在生产岗位上历练的经历。校企只有深度合作、联手培养,才能解决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层问题,进一步破除人才培养的同质化。

东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俞昊以法国的工程师教育举例谈到,一般而言,在课程体系,有接近一半的学分属于管理类课程,通过学科交叉,培养既懂管理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沪上不少高校学校已纷纷设立由学校导师和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导师制”,同时,在课程上纳入企业实训课程、扩展实践基地,在招生面试、论文答辩等阶段引入行业专家进行评估。

在东华大学,授予专业硕士学位的工科类学生,目前也需要选修3门管理类经典课程(约6个学分)。“一开始,不仅学生学得痛苦,教师也感到痛苦,因为学校需要抽调院讲授MBA课程的老师来给学生上课,不少老师需要横跨两个校区。但学校依旧克服困难、持续推进,坚持做对学生成长有利的事情。”不仅如此,为了让专业学位位上真正解决现实问题,东华大学还在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开题环节严格设定两道标准:其一,课题必须与导师校企合作的课题挂钩;其二,必须有产业化可行性。只有满足了两者之一,方可予以通过。

赵鸿铎介绍,为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同济大学正在构建校企联合培养的全链条,更好推进师生的科研成果转化。目前不仅设立了产教融合专项基金支撑共创“起跑1公里”,同时也通过开辟产教融合知识产权绿色通道,以期更有力地支撑科研转化“最后一公里”。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福义介绍,目前正集中办学力量,特别支持博士专业学位、跨专业、跨行业、跨行业的专业学位、产教融合基础强的专业学位、职业指向明确且人才需求广泛的专业学位、卓越育人成效显著的专业学位以及特色鲜明的专业学位。

山水人文电影《白沙溪》在沪首映

山水人文电影《白沙溪》首映式暨走进长三角婺城文旅推介会日前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电影以艺术的镜头展现了白沙溪两岸繁衍生息的农耕文化、治水文化、非遗文化,用人文的视角解读了绿水青山下的幸福密码。全片以沿线八个景点为线索,将一条溪流的故事娓娓道来,呈现了一条可见、可听、可感的“母亲河”形象。

图为山水人文电影《白沙溪》片中一景。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卓德强摄影报道



“我们老了,还配爱吗?”

打破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一批影视剧将目光投向他们的内心世界

■本报记者 王彦

四位主演年龄相加251岁,全片讲述老年人的爱与愁——不久前非主流商业市场之选的《我爱你!》在上映11天后突破了三亿元票房。

放眼近来的影视作品,“夕阳红”恋爱小分队并非孤例。不久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你好,妈妈》《梅的白天和黑夜》《乘船而去》等不同板块的中外影片不约而同让老年群体来到镜头前,深深浅浅地探入老年人的情感世界。春夏时节,剧集市场亦有老年角色出圈——比如《漫长的季节》里火车司机王响和他跌跌撞撞的探案三人组,他们追问真相,也追求一生所爱。又如,外婆孙玉萍离家出走,当起“城市游侠”,在《外婆的新世界》里,她观察人间世相,也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

老年人越发显眼地站到银幕和荧屏的视觉中心,成为叙事重点。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河看来,珍贵的并不在乎有多少老年角色频频出圈,而在于故事是否从老年人视角出发,在乎故事里的老人是否从刻板印象中突围。

比起“消失的主角”重被看见,老年视角更珍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2.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8%,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达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9%。有段时间,这两亿多人在国产影视作品里是“消失的主角”。正因此,《我爱你!》完全把舞台让给老一代,让几对平凡老人在人生终章放胆谈爱,业界称其为“少见”乃至“罕见”。

《我爱你!》曾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片。在上影节首映,6月21日全国公映后,刚过去的周末,剧组重返上海,在能容纳千余人的上海影城杜比剧院举办了一场特殊路演。片方特邀一批已过耳顺之年的观众前来观影,他们是片中角色的同龄人。映后互动场面温馨,票房成绩对“不好”的老年题材而言已属成功,但值得玩味的是,路演主题取名“我们老了,还配爱吗?”,一个本不该成为问题的话题,被《我爱你!》借创作的契机高声呐喊,这一刻,折射出影视行业多少创作的议题。

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产影视作品里的老年人形象多流于功能性,他们或是含辛茹苦的无私爸妈,或是为男主角留下原生家庭之困的“问题根源”,又或是关键时刻能点醒年轻人的智慧长者。在年轻一辈主打的故事里,他们的出现似乎更多是为了映衬主角的内心隐痛、性格底色,为年轻主角的人生选择做出注解。比起《都挺好》里的苏大强,《我的前半生》中的薛珍珠,《安家》里房似锦的母亲等等,近期影视剧中出圈的老年人,频频从“背景板”走到叙事的前景,立足老年视角,讲述老人自己的故事。

《漫长的季节》里,王响、龚彪、马德胜



影片《我爱你!》在上映11天后突破了三亿元票房。放眼近来的影视作品,“夕阳红”恋爱小分队并非孤例。老年人越发显眼地站到银幕和荧屏的视觉中心,成为叙事重点。
制图:张继

组成的“中老年野生探案组”在观众心里烙下重重印迹。他们既飙车蹲人,也有谋略讲策略,既有拳拳爱子之心,也讲父爱情权威。追凶19年的他们、为爱放手的他们、在KTV热舞一支的他们,共同构成了老年视角下人性的复杂。《外婆的新世界》由闫妮一人分饰两角,塑造了孙玉萍、孙玉兰这对性格迥异的老年孪生姐妹:外婆孙玉萍为家庭牺牲小我,拉扯大了女儿和孙女,却在某天突然出走,在不同的城市游走间打开了自己的新世界;姨婆孙玉兰终身未嫁,性格刚直,有着说一不二的“人间清醒”人设。一对双生姐妹,两种老年人生,何尝不是如今创作者试图用立体的老年角色来开掘人生故事的更丰富维度。

探入真实老年人的生活与欲望,才能为现实提供参考

从某种角度说,倪大红的角色对比或是如今老年题材审美转向、重点转移的最好例证。

他上一次凭老年角色深入人心,恐怕是《都挺好》里的“作爹”苏大强,一个巨婴式饭来张口好吃懒做同时又对生活条件颇多挑剔的老头。一句“我要喝手磨咖啡”的台词被年轻网友做成漫画、表情包,在剧集

首播四年后的今天仍在被使用。电视剧里,他更多地承担了女主人公苏明玉的性格养成“注脚”,至于他内心有多少犹疑挣扎,剧中匆匆一瞥不及展开。

《我爱你!》公映,观众见到了全然不同的倪大红。他饰演的常为戒并非一个自我放逐栖身的社会边缘老人,而是积极向年轻人靠拢、试图打破“次元壁”的老龄潮人。他深谙网生代的生活娱乐密码,手机铃声设置为“完了,芭比Q”,向李慧道歉时会说“我那天确实emo了”,他熟练运用各种短视频剪辑软件,会带着女朋友体验密室逃脱,还会和孙子一起游戏帮小孩上分……可弄潮老人就是常为戒的全部吗?影片很快给出否定答案,外人眼里的时髦老头被孙女一句话戳破了保护层,“不要再讨好别人了”。瞬间,常为戒的内心撕扯全然袒露了出来:发妻因病去世后,他陷入深深自责,一直努力讨好全家人。在无数年轻态的网络用语包裹中,他自身其实是失语的。他穿上被小辈淘汰的宽大T恤,带着落伍于时代的麒麟鞭,越热闹、越沉默,越欢脱、越愤怒。创作者借这位老人在“讨好型人格”背后隐藏的矛盾心理,剥开现实中普遍的代际区隔、认知差异。

但恰是这个真实得让无数晚辈看得内心有所思的角色,在导演韩延口中,得来却不乏“想象”,按自己的情感逻辑去构想的老年人生活状态。“做这部影片资料搜集时,我们遇到个很大的难题。我发现我们根本观察不到真实的老年人的生活,也看不到他们真实的欲望。”韩延说,“生活中我们看到老人之所以是某种样子,可能出于他们长者的身份。”在中国传统的语境里,社会总是赋予老年人“长辈”“师傅”“资深人士”“活明白了”等标签,以至年轻一辈常看不见老人背对小辈、卸下所有负担后的真心、真欲望。创作者只有攻破长辈们的这层“伪装”,才能触及他们内心隐衷,也才能在反映现实后进而为现实提供参考。就像影片里常为戒的“讨好型人格”,最终的剧本定型还是出自现实中一份份有关“数字鸿沟”的社会报告。

导演韩延也有类似的创作思路。他在《漫长的季节》创作谈时提及班宇文本里强大的力量,“那是很少被聚焦,但其就在身边的人,有着稀缺的聚实性”。正如故事里的王响他们,对生活和爱人的渴望一直在,生命经验造就的自尊和窘迫并存,有时候,欲望、絮叨、油腻会膨胀开,可终究是对这世界的深情上了上风,“要关注老年人的诉求,非探入他们真实的欲望不可得之”。